

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发展及其启示

刘江^{1a}, 汪民乐^{1b}, 汪江鹏^{1a}, 胡天智²

(1. 火箭军工程大学 a. 研究生院; b. 基础部, 陕西 西安 710025;

2. 96625 部队 教研部, 河北 宣化 075100)

摘要: 美军早在18世纪就建立了军士制度, 经历了初步探索、建立发展、完善成熟等几个时期, 最终形成了科学、系统、完整、专业的军士培训体系。梳理了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现状, 探究了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发展趋势, 以期为我军军士培训体系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军士; 美军; 培训体系

中图分类号: E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23)01-0015-06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Training System f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in US Military

LIU Jiang^{1a}, WANG Min-le^{1b}, WANG Jiang-peng^{1a}, HU Tian-zhi²

(1a. Graduate School; 1b. Department of Basic, Rocket Force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Xi'an 710025, China; 2.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Unit 96625, Xuanhua 0751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merican armed forces established the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system in the 18th century, it has undergone the stages of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perfection and maturity, finally forming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complete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system f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This paper studies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alyzes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training system f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in US military,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adjustment and reform of the training system of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in China.

Key words: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US military; training system

军士是军队的基础和士兵的主体, 是义务兵的班长和军官的参谋, 是“兵”和“官”联系的关键桥梁。美军军士制度起源于1775年, 建立于1779年, 历经240多年的摸索、实践和发展, 如今已然形成了科学、系统、完整、专业的军士培训体系。

一、美军军士培训体系发展历程

(一) 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初步探索

美军军士培训体系是随着美国大陆军的诞生

及军士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8世纪70年代初, 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剥削压迫日益加重, 使北美经济得不到发展, 人民的生活处于水生火热之中, 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1775年4月18日, 北美人民在波士顿附近的莱克星顿打响了与英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775年6月14日, 为应对战争, 美国大陆军应运而生。

美国大陆军建军初期的体制主要学习了英军、法军和普鲁士军队, 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制度。当时的美军军官主要由贵族阶级担任, 士兵由社会底层贫民担任, 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划设军士军

衔,军士主要负责协助军官指挥领导和教育管理士兵^[1]。

1779年,美军历史上第一部法规文件《美军条令和纪律守则》(Regulations for the Order and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守则》)颁布实施。《守则》中把军士称为“军队的脊梁”,并分为5种军衔:军士长、军需军士、上士、中士和下士。军士长为团长副手,主要负责协助团长处理日常事务;军需军士为团军需主任助理,主要负责清点检查武器装备和物资器材;上士主要负责对上尉每日请示报告和士兵的教育管理;中士和下士主要负责对士兵的基础训练和班内成员的日常管理^[2]。《守则》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美军军士的地位、作用和职责等内容,对军士培训、日常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范。《守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美军军士制度的初步建立。

《守则》出台以后,美军便着手探索对军士队伍的培养发展。1780年初,美军拟制了一本简单的战术手册,用于灌输军士培训方法,使军士接受专项培训。1802年,西点军校成立。该校在组织军官培训的同时,也针对性开展军士培训。但是,当时的军士培训只是依附于军官培训机构,并没有形成专属军士的培训机构,军士培训仍远远达不到美军的期望要求。

(二) 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建立发展

随着军士队伍的逐渐壮大和美军对军士能力素质提升的迫切需求,1824年,美军在弗吉尼亚州门罗堡(Fort Monroe, Virginia)组建了第一所对军士进行专业培训的学校。该校不再组织军官和军士分训,而是对整个建制部队进行集中培训^[3]。培训内容包括历史、地理、人文、数学等基础课程,但因培训模式主要采取集体教学,不注重个体教学,致使军士个人能力素质无法得到较好提高。1868年,美军在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Fort Greelley, Alaska)组建了培训军官和军士的通信学校。该校重点培养观察员军士,军士学员从各通信部队中择优筛选,主要学习军事信号学、电讯学和水文气象学等课程^[4]。学员完成规定课程,经过6个月的实习且通过结业考核后方可毕业。毕业学员回归原单位后,受到部队和官兵的一致认可,美军军士的培训模式初显成效。随后,美国步兵与骑兵学校(Infantry and Cavalry School)、工兵应用学校(Engineering Applied

School)等承担各类军士培训任务的机构相继成立^[5]。但是这些学校培训规模小、专业面窄、模式单一,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军士院校。

除了专业培训外,美军还注重对军士实战经验的积累,将通过专业培训的军士投入战场进行“二次培训”,进一步锤炼其过硬的军事素养和实战能力。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军一直延续着这种专业培训与实战相结合的军士培养模式。

(三) 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完善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开始总结反思军士队伍存在的短板弱项。不少军官认为,专业培训与实战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存在很大局限性,难以满足战争需求,美军应当致力于发展更具科学性、系统性、专业性的军士培训体系。

1949年初,美国诺克斯堡装甲兵学校(Fort Knox Armored Academy, 简称FKAA)率先开始教学改革。为紧贴实战要求,该校增设了多门实用型打仗型军士专业课程,课程学制为4个月,由各类专业领域教授负责教学。教学方法主要有理论讲解、研讨交流、课上演示和课后实操。军士学员在读懂弄通理论知识后方可参加实操训练。这种培训模式在短期内便能完成讲解、演示、实操和考核等内容,使教学质量效果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引起不少军士学校的借鉴效仿。1949年底,美军在驻德警备部队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培训军士的学校——第二警备旅军士学校(the 2nd Constabulary Brigade's NCO School)。该校以科学治教、纪律为先为办学理念,吸收各类学校教学资源,注重培养更为专业的军士。在教学体制上,划设领导指挥学、战役战术和人资管理三大学系,学系下分设不同专业类别;在教学内容上,增设多门实用课程,包括指挥训练、军事体能和基础战术等;在教学方式上,增加军士试教施训和训练考核评估等^[6]。经过多年教学实践,该校培养出的军士综合素质过硬,得到了美军不少部队的高度赞赏。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该校并未制定对应专业的教学标准,致使教学内容时有交叉重复,造成教学资源浪费。

1957年,美国陆军颁发了第一部关于规范军士学校标准的《军队条令350-90》(Army Regulation 350-90)^[7]。该条令对教学体制机制、教学标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作了全面调整规范,自此陆军军士学校的培训体系得以进一步发展完善。

1969年,陆军出台了《军士培训规划》(NCO Training Program,简称NCOTP),建立了一种类似培养军官的三级培训方案。培训课程分为基础课程、高级课程和资深课程。基础课程针对预备军士或初级军士,主要学习基本指挥技能和军事理论知识;高级课程对应中高级军士,重点学习高级专业知识和指挥技能;资深课程针对高级军士即各级军士长,主要培养师级单位以上的指挥管理军士长^[8]。《军士培训规划》实施后,其他军兵种先后制定各自军士职业发展的培养规划。自此,美军军士培训体系开始走向成熟。

1970年7月,美国陆军希尔堡军士学校(Fort Sill Military Academy,简称FSMA)率先按照《军士培训规划》要求,向初级军士开设基础课程。1971年5月,军士基础课程教学在全陆军推广实施。1972年7月,陆军军士长学校(the U.S. Army Sergeants Major Academy,简称USASMA)和空军高级军士学校(Air Force Senior NCO Academy,简称SNCOA)相继成立,进而填补了美军历史上对高级军士培训的空白^[9]。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各军种均有了各自的军士长学校。1985年,美军推行专业培训和军士衔级晋升对等挂钩政策,将专业培训作为军士军衔选晋的必备条件。例如,选晋上士必须完成基础课程,选晋三级军士长必须完成高级课程,选晋二级军士长必须完成资深课程等,否则无法实现晋升。这一制度的实施,极大促进了军士队伍的培训发展,美军因此找到了军士培训的制胜法宝。

二、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现状

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结合军士的地位作用和特点规律,美军逐步明晰了军士培养方向,军士培训机构得以全面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军事斗争准备、顺应军士职业发展的培训体系。

(一) 形成了系统化网格化的军士培训机构

当前,美军军士军衔分为二等六级。其中,初级军士为下士、中士、上士;高级军士分为三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军士培训的主渠道是军士学校,具体分为部队基地级军士学校、兵种级军士学校和军种级军士学校。这些学校的领导均为军士,通常由一级军士长担任校长^[10]。初级军士的基础培训主要由兵种级军士学

校和部队基地级军士学校负责;上士、三级军士长的课程培训主要由对应兵种级军士学校负责,进行为期4个月的军事技能和作战指挥技术等高级课程的学习;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的资深课程由军种级军士学校负责,主要进行指挥管理、专业技术、军事体育、后勤保障、人文礼仪等培训^[11]。除军士学校外,美军还利用各军种军官院校资源,结合军士队伍的文化层次、军衔等级、岗位专业等实际情况,开设各类专业培训班,为军士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培训平台。

(二) 形成了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

在美军最具权威性的《美国法典》《统一军事司法典》中,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军士在军队中的地位、作用及职责等内容;在《兵役法》《国防授权法》《士兵权利法案》《军士条例》中,对军士的选晋任用、福利待遇、退役就业等方面作了明确规范;在《士兵手册》《士兵考核大纲》《队列与仪式条令》中,对军士的日常管理、专业培训、训练考核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在《美国士兵守则》《战斗条令》中,对军士的职业品质、战斗精神等内涵要求作了详细阐明。这些法律条令相互影响、互为补充,是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法律依据,为培养高质量美军军士人才提供了坚强的法律支撑。

(三) 形成了层次鲜明、训用一体的课程体系

美军经过长期的教学课程改革,将之前的三级培训方案细化为与军衔等级相对应的培训课程体系。例如,美国陆军军士培训从下士晋升中士阶段开始,加入了与其衔接紧密的五级培训课程,即培养中士的战士领导者课程(Warrior Leadership Course,简称WLC)、上士的高级领导者课程(Advanced Leadership Course,简称ALC)、三级军士长的资深领导者课程(Senior Leadership Course,简称SLC)、二级军士长的主要领导者课程(Major Leadership Course,简称MLC)和一级军士长的一级军士长课程(Sergeant Major's Course,简称SMC)^[12]。战士领导者课程主要针对面临选晋中士或从未学习过此类课程的士兵,重点培养军士指挥管理和开展训练等能力,学制一般为2周或4周。高级领导者课程主要是为了强化军士日常履职尽责和能力素质而设置,重点针对即将选晋上士或岗位能力欠缺的军士,课程内容包括核心科目、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学制一般为7周左右。

资深领导者课程主要为即将选晋三级军士长的军士而设置,内容除了各级指挥训练、领导艺术、教学方法等基础科目外,还区分军兵种专业培训。例如,陆军高级军士的资格训练课程主要包括战役战术、指挥能力、操作技术等内容;海军高级军士的资格训练课程主要包括航海、舰艇、指挥训练、专业技能等内容;空军高级军士的资格训练课程主要包括飞机驾驶、机载装备维修、通信设备、管理艺术等内容。主要领导者课程和一级军士长课程分别针对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的衔级晋升,主要为了岗位任职资格培训而设置,学制因军兵种、专业而各不相同。另外,各级军士培训内容还会因军兵种、军衔等级、岗位需求、能力素质的不同而增设特定的专业培训,使军士培训质量效益得以最大化发挥^[13]。美军通过五级培训课程与军士衔级晋升紧密挂钩的模式,全面提升了军士培训质量效果,这种层次鲜明、训用一体的教学课程体系已经成为军士队伍培训发展的制胜秘诀。

(四) 形成了严格的效果评估体制

美军规定,军士每晋升一级前,都必须在“选拔、培训、晋升”系统下接受下一等级相应的培训,级别越高,接受职业教育的次数就越多^[14]。例如,晋升中士必须完成战士领导者课程,晋升上士必须完成高级领导者课程,晋升三级军士长必须完成资深领导者课程,晋升二级军士长必须完成晋升主要领导者课程,晋升一级军士长必须完成一级军士长课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完成课程就可以实现晋升,而是要经过严格考核且成绩优异,并由专家对拟选晋军士的军事素质、理论素养、专业技能、工作表现、考核成绩等要素指标进行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最终形成单兵或整体的培训效果评估结果,为军士选晋使用提供强有力的参考依据。

值得我军学习的是,院校培训只是美军军士培训的一部分,美军还非常注重在职训练。在职训练期间,军士除了要全程跟随部队联演联训外,还要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函授、自修,不断增强自身综合素质。总而言之,美军军士的培训是一个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循环往复、持续提升能力的过程。正是由于美军这种科学完整、全员参与、逐级多层的培训体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专业化军士人才队伍。

三、美军军士培训体系发展趋势

一是军士培训呈职业化、终身制发展。二战以后,美军便一直秉持终身教育理念,把院校培训作为军士人才建设的重要渠道,并对军士职业发展进行科学筹划,绘制出每名军士职业发展的成长路线图。据统计,每名军士在晋升到一级军士长之前至少要参加 5 次培训,且每次培训都与军衔晋升紧密结合,极大地促进了军士个人的成长进步。因此,美军军士培训呈现职业化、终身制发展趋势,不断为军士个人成长充电蓄力,使每名军士时刻清楚在什么时段该学训什么、在哪里学训、如何学训,充分明确未来发展目标方向。

二是“训用一致、晋训结合”的军士培训制度愈发严格。一直以来,美军非常注重在战争中检验军士,把战争当作快速提升军士作战能力的“磨刀石”,这对军士能力素质有着很高的标准要求。从 2022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军的冷战思维和军事对抗威胁始终高居不下^[15],对打仗型军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严格执行“训用一致、晋训结合”的军士培训制度,才能源源不断为美军输送高质量打仗型军士人才。

三是各军兵种军士联合培训模式作用发挥愈加显著。着眼于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联合作战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美军认为,“强化联合作战”是军事转型的第一大支柱,联合作战模式已渗透到现代战争形态的方方面面,在战场上军兵种之间需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军兵种联合培训必须扩大到每名军士^[16]。因此,在军士培训方面,美军会加大各军兵种军士之间的联演联训和互换互学,使其相互熟悉掌握不同军兵种的优势及局限性,进而互为补充、互相学习,增强联合作战意识,从而快速形成整体合力,达到胜战目的。

四是军士培训课程内容愈向前沿技术知识聚焦。美军一直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作为自身的终极目标。2019 年 2 月,美军发布的《国防部云战略》中强调,“云计算是美军联合信息环境及全球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它对保持军队技术优势非常重要”^[17]。2019 年 7 月,美军发布的《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中提出,信息技术是现代战场的重要支柱,它将引领美军数字现代化建设发展。要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升作战部

队遂行关键任务能力^[18]。2021年7月,美军提出了“一体化威慑”战略,要求把信息技术、作战能力等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战略威慑的目的^[19]。立足美军未来战争需求和军队长远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知识会不断纳入军士培训的课程体系中去,军士将掀起对各类前沿技术知识的学习浪潮,建立联合高端作战理论体系和创新思维,为应对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做好充分准备。

四、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几点启示

随着新《兵役法》的出台和新的军士制度的实施,我军兵员结构在未来几年内会得到重塑,军士队伍比例将大幅提高,军士的地位作用更为突出。特别强调的是,2022年3月下发的《军士暂行条例》《军士职业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军士选拔晋升、培训考核、岗位任职、配备使用等内容,意味着我军军士培训体系面临转型升级。研究和分析美军军士培训体系,对我军军士培训体系的转型发展可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 秉承依法治教理念,健全培训法规体系

依法治教是我军培训体系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依法治教才能确保培训的顺利实施。目前,我军军士培训法规体系仍不够完善。针对我军军士培训法规体系的薄弱环节,在《军队院校教育条例》《军队军事职业教育条例(试行)》的基础上,建议制定我军《军士教学训练条例》和各军种《军士教学训练与考核大纲》,修订兵种级、基地级《军士人才培养方案》和旅团级《课程教学计划实施办法》《课程教材建设管理使用规定》等法规文件,并结合军士个体实际,拟制个人自修计划,对军士成长发展全程指导帮带,促进军士职业发展与培训、个人自修相衔接,为培养新时代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军士人才队伍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

(二) 聚焦研战教战能力,创设网格化培训机构

习主席强调,军校教育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20]。学为用,练为战,军士培训的终极目标是为战场和部队而设。然而,

随着我军军士队伍的不断扩充,加之当前培训机构数量和层次较为单一,军士院校和训练机构很难满足军士培训需求。建议在军种级士官学校的基础上,增设兵种级士官学校、基地级士官学校和旅团级士官训练基地,组建起专属军士的网格化培训机构。其中,军种级士官学校主要负责高级军士培训;兵种级士官学校主要负责中级军士培训;基地级士官学校和旅团级士官训练基地主要负责初级军士培训和预选军士培训。另外,充分利用军官院校资源,结合军士队伍的文化层次、军衔等级、岗位专业等实际情况,增设军士联合培训班,让军官学员和各军种军士学员一起学习、同台竞技,形成良性学习互补激励机制。

(三) 着眼锻造打仗型人才,完善军士培养制度

2022年,新的现役士兵衔级制度将军士军衔分为三等七衔。其中,初级军士为中士、下士;中级军士为一级上士、二级上士;高级军士为一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和三级军士长。当前,我军对各级军士没有严格的选晋任用机制,仅仅局限于服役年限、军政素质和专业技能等指标,导致军士学训热情得不到激发,培训无法有效提升其岗位能力,不利于军士的长远发展。在军士学训、选晋方面,建议采取“培训—考核—晋升—任用”流程,坚持先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再晋升任用的培养制度,并严格将此制度作为军士选晋的硬性指标,激发军士学训热情和提升能力素质的主观能动性,为培育新时代打仗型军士人才提供内在动力。

(四) 立足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优化教学课程体系

当前,我军军士制度条例仅仅要求初级军士晋升中级军士、中级军士晋升高级军士前需参加培训,对下士晋升中士、二级上士晋升一级上士、二级军士长晋升一级军士长的培训没有明确规定,这不利于军士队伍职业向上向好发展。因此,在培训课程设计上,我军可借鉴美军军士培训实践成果,深入研究分析我军军士队伍特点规律及现状,绘制每名军士培养的成长路线图,建立与军衔等级相对应的六级培训课程体系。建议实施“慕课+微课、课上+课下、选修+必修”相结合的方式设计课程。课程设置紧贴实战化、信息化、智能化,突出以学员为本、岗位为基,坚持教学与实战一体,教材向基层部队对标,课堂向未来

战场看齐。值得一提的是，建议将六级培训课程体系与军士衔级晋升紧密挂钩、严格实施，全面促进军士队伍成长发展，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提供坚强的理论支撑。

（五）基于职业技能鉴定，健全考核评估机制

技能也是战斗力。随着我军新型武器装备的不断列装和军士队伍专业化要求，职业技能鉴定不仅仅是军士选晋的一个硬性指标，更有益于军士向专业化、技能型蜕变。将职业技能鉴定作为教学训练考核评估指标，可激励军士成长成才，也可军士选晋提供强有力的参照依据。另外，建议建立军士专业技能职称评定制度，区分初职、中职和高职3个等级，让军士获得与技术军官相匹配的职业认可度，为军士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健全军士教学训练评估领导机制，成立教学评估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常态化开展教学检查和教学评估工作。同时，将军士专业技能职称等级、职业技能鉴定和学历层次衔接挂钩，以委员会和督导组评估、任课教员和基层主官评议、军士自评互评相结合的方式，对每名军士的军政素质、理论基础、专业技能、日常表现、考核成绩等指标进行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形成一系列成熟完善的单兵或整体的教学效果评估机制，为打造专家型和一专多能型军士人才队伍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徐卫兵. 外军士官培训[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2: 5-20.

[2] 邓忠党. 外军士官概览[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3-5.

[3] JAROD A P. Backbone Basics: 234 Years of Army Leadership[J]. Fires,2009(7):3-9.

[4] 李庄前. 美军士官教育制度的演进[J]. 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2(8):112-115.

[5]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 - commissioned officers[EB/OL]. (2016-08-17)[2022-04-04]. <http://www.ncohistory.com>.

[6]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 - commissioned officers[EB/OL]. (2016-08-17)[2022-04-04]. <http://www.ncohistory.com>.

[7] JAROD A P. Backbone basics: 234 years of army leadership[J]. Fires,2009(7):3-9.

[8] 张晓炎. 外军士官教育培训的主要特点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5(3):56-59.

[9] USASMA. About USASMA[EB/OL]. (2016-08-17). http://usasma.armylive.dodlive.mil/page_id=2173.

[10] 于保中. 美军士官的培训机制[J]. 士官教育,2013(3):64-65.

[11] 肖春霞,李晨,杜红宇. 简谈美军士官制度的现状[J]. 外军士官,2015(3):95-96.

[12] 王飞,巩平,姬德福. 美军士官教育培训对我军的启示[J]. 海军工程大学学报,2019(12):45-46.

[13] 李兴保. 外军士官分级培训特点[J]. 外军士官,2014(4):87-89.

[14] 姚羽. 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综述[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6(9):57-60.

[1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ationaldefense strategy[R]. Washington,DC:Joint Staff,2022:5-6.

[16] 吴剑月. 美军军事转型中的人才资源战略[J]. 人民陆军,2020(3):20-21.

[17] 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云战略[J]. 军事文摘,2019(3):6-7.

[18] 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J]. 军事文摘,2019(7):9-10.

[19] 劳埃德·奥斯汀.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新加坡富勒顿论坛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24(2).

[20] 习近平. 习近平视察陆军步兵学院并发表重要讲话[N]. 新华日报,2019-05-21(1).

（责任编辑：邢云燕）